

敦煌写本张仲景《五脏论》简析

赵健雄

《五脏论》，是我国古代以脏象为主要内容的一类医书。隋唐《经籍志》，录有书目：《宋史·艺文志》里，首次录有题名张仲景的《五脏论》一卷，另有托名神农、黄帝、耆婆等的多种《五脏论》，惜均已散佚。敦煌遗书S.5614的第7至10页为张仲景《五脏论》残卷（以下简称“残卷”）。笔者据缩微胶卷初步简析如下。

残卷墨笔抄写，共83行，约1440余字。右下角残缺，余尚清晰可辨。卷首题“《五脏论》一卷，张仲景撰”。正文不分段，全文均用“、”号标点。

残卷为隋唐时所作，托名张仲景以自重。根据：1、文中“耆婆童子”及“四大五常，假合成身”的记述，是古印度医学传入我国的内容，也见于唐代的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等书。耆婆是外来语译音，耆婆童子相传是印度名医，《外台秘要》卷三十一引《千金方》“耆婆万应丸”，后注“耆婆，良医”。“四大”，指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原质，古印度医学认为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和合成人。《千金要方·序例》中云：“四气合德，四神安和：一气不调，百一病生。”2、文中论及梁代陶弘景《名医别录》药物九种（玉屑、蒜、木瓜、蒴藿、槟榔、牵牛、昆布、人粪、地浆），另有蓖麻、蜜陀僧、毕拔等药，最早见于唐代的医学著作。3、文中提及东晋和南北朝的一些医家及其著述，如葛洪、刘瓛子、雷敫、陶弘景、徐之才等，均是仲景之后的人。但未提及孙思邈和《千金方》，据此推测，残卷可能是隋或初唐时的著作。

由于敦煌遗书最晚的卷子也在公元1002年之前，残卷可认为系唐人抄写，及目前所见最早的《五脏论》写本。残卷的文字，类同于公元1445年朝鲜金礼蒙等编《医方类聚》卷四所载《五脏论》中“医人”一节；另与金·张元素修订的张仲景《五脏论》（以下简称“修订文”，见《中华医史杂志》1983年第4期褚谨翔文）也大致相同。以残卷和后两文比较，《医方类聚》次序变动较多，结构零乱，从“菖蒲”以下30多种药物大多缺脱；修订文次序与残卷基本相符，内容略有增补，语句经修饰。用残卷和两文互校，残卷文字为正者，如“五加”，两文均误作“五茄”；“羚羊角通啼驱邪”，“黄连断痢除疳”，两文均缺脱；紫苑、款冬，“气嗽要须当用”，《医方类聚》作“除颖嗽之疾”，修订文作“胃脏咳逆可除”；“中台”麝香，“水萍”，修订文同，《医方类聚》误作“中条”、“水萍”；“秦胶”，《医方类聚》同，修订文误作“秦胶”等。亦有残卷抄写错舛者，不再赘述。

残卷文字不多，文笔工整流畅，内容充实丰富。摘其要者，介绍如下：

1、提出天人合一、表里相应的整体观念。残卷比类取象,论述天地,比喻人体,指出:“天地之内,以人为荣”。并以“天有五星,地有五岳,运有五行,人有五脏”为中心,概述了五脏与六腑、五官、五体的生理联系及病理变化。如“肝与胆合”,“目为肝候”,“肝盛则目赤”,“肝主于筋”,“筋患由肝”等。还指出“十三经脉,上下巡还(循环),八脉奇经,内外流转”,把人体联结为统一的整体。

2、提出“四大五常,假合成身,若有不调,百病俱起”。四大和合成人,是古印度医学的内容。人禀五常(即五行),仲景早有阐发。残卷将“四大”与“五常”合而论之,实为鲜见,反映了中外医学的交融。

3、强调脏腑辨证和辨证论治。残卷以察色、闻声为例,阐述辨证过程。“啼哭者患肝”,“皮青者是风”,“声沉者患风”,“见爪则知筋”,“筋绝则爪干”等。特别指出,要“推远其源,寻源脏腑”,也就是望、闻诊的结果,要落实到脏腑辨证,“如此委细,乃是良药”。早在唐代,就这样强调脏腑辨证,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同时,残卷还指出,要“妙娴药性,应病与药”,即药、病对症,才能“无病不除”。

4、重视药疗,批判服石。残卷比喻“人之养病,如火积薪中;去火如(而)薪得全,去病人皆得活。”列举了东晋、南北朝一些著名医家对本草学的贡献后指出:“药疗也,疗人万病,子孙昌盛,众人爱敬,皆由药性。”魏晋南北朝时,道教勃兴,服石成风,遗患无穷。残卷特别提出:“灵瑞之草,久服延年”;“长生钟乳,俗以丧身”这样重视药疗而批判服石,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。

5、记载了地道药材。如“蓝田玉屑”,“中台麝香”,“河内牛膝”,“上蔡防风”,“晋地龙齿”,“太山苻苓”等,是在本草文献中较早的。

6、论述了药物形质、炮炙。残卷记述了20种药物的形质鉴定和炮炙要点,简明扼要,颇为实用。如“秦胶结罗纹之状,干漆作蜂巢之形”;“升麻只求青绿”,“桂心取其有味”;“防葵为轻为上,狼毒惟重惟佳”;“秦椒须汗,矾石当炮”;“五加剖取其皮,牡丹槌其去骨”;“石英研之如面,杏仁别捣如膏”等,这是现存较早的药物炮炙、鉴定文献。

7、阐发了药物主治、功效。残卷记载了百余种药物的作用,既是药物更主要的功效,也是常见病症的治法,切合临床而实用。其中:牛膝、仙灵脾去膝冷、止腰症,白术、槟榔散气、消食,恒山、鳖甲疗症,紫苑、款冬治嗽,大戟、甘遂逐水,水蛭、蛇虫破血,木瓜治转筋,连翘却瘰疬,斑猫(鼯)治鼠漏,昆布除瘕气,滑石疗淋,黄连断痢,青羊肝明目,蛇床子治阴疮,目赤点黄连,口疮含黄檗,以及半夏藉生姜制其毒,当归使白芷以止痛等,至今仍在广泛应用。残卷还收载了赤油、火烧、杖打、漆疮、蛇咬、蜂螫等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伤害的治法,这些显然是劳动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。残卷指出:

“甘草安和诸药,故得国老之名;大黄宣引众公,乃得将军之号。”此说一直传诵至今。

8、发展了药物品种。残卷所述药物中,有《神农本草经》95种,《名医别录》9种,唐《新修本草》2种(蓖麻、密陀僧),唐《本草拾遗》1种(苹拔),另有青羊肝、鳖头、苘草、越桃等。其中蓖麻、密陀僧、苹拔三味,是唐代从国外输入的药物,反映了中外医药的交流历史。

综上所述,敦煌写本张仲景《五脏论》,为隋唐时所作,是目前所见最早的《五脏论》写本,它汇集了隋唐之前医药学家的一些精萃,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国内外民间的一些医

(下转99页)

(4)“紫苏”、“葱实”两条目,《新修本草》将残卷正文作“释文”抄写。

以上诸项提示我们,残卷原著可能较《新修本草》先问世。

(四)根据残卷与《新修本草》既有一定联系,又非同一书的情况,估计残卷原著亦出自苏恭之手。上面提到葱实条“谨案”,《纲目》作〔恭曰〕,《证类本草》作“唐本注”。然《证类本草·嘉祐补序》云:“出于显庆者曰之唐本注”,可见“唐本注”系指苏恭等撰《新修本草》而言。既然《新修本草》、《证类本草》及《纲目》都认为“谨案”以下内容是苏恭所著,那么残卷原著亦应出自苏恭之手。苏恭究竟著了哪些“本草方书”呢?经查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唐书·艺文志》与《郑樵通志》,均载:苏恭撰《新修本草二十一卷》、《本草音三卷》、《本草图经七卷》、《新修本草图二十六卷》。所称“本草图经”“本草图”者,顾名思义必有“本草”之图,无图就算不上“本草图经”、“本草图”。残卷共载八味药物竟无一图,可见非《本草图经七卷》及《新修本草图二十六卷》,那么残卷极有可能是《本草音》了。

《本草音》一书在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清史稿》等“艺文志”及《崇文总目》中均无录著,说明其书流传时期不太长,即大约为苏恭撰书时至五代止(约650—960年)。我们认为,由于《新修本草》既已把《本草音》内容收入,那么该书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,故被后世所淘汰便是理所当然的。前面介绍的写本年代,当是该书散佚前夕传入敦煌的抄本,实在可贵。

南唐陈士良撰《食性本草》十卷(约公元830—900年)。据《纲目》引〔禹锡曰〕:“取神农、陶隐居、苏恭……诸家药,关于饮食者类之,附以食医诸方及五时调养脏腑之法”。据此所言,残卷亦有《食性本草》之可能性。然残文没有关于饮食者分门别类和附以食医诸方,更无五时调养脏腑之法。又《纲目》采集陈士良《食性本草》两种药物“鹿角菜”以“苦枣”,其体例与残卷大不相同,况《食性本草》每味均详述产地,而残卷却只字不提,故我们认为《食性本草》可以排外。

残卷的复出,是很有价值的。《本草音》其书名流传了千余年,后世谁也不知它到底是何等模样,现可窥其一斑而略知全豹。在地处西陲的敦煌能有该书出土,那么该书在内地曾广为流传是完全可能的。

(责任编辑 胡同庆)

(上接101页)

药经验,以脏象为中心,论及整体观念、病因病理、脏腑辨证、药物炮炙鉴定、常见病症的药疗,是易学易诵的医学基础读物,是珍贵的中医药学文献。限于历史条件,残卷中有一些封建性的糟粕,如说医药的起源“本于医王”;医药的效果“有命者必瘥”,“无命者难为”等,这些应予以指出。

(责任编辑 梁尉英)